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七一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重要更正

一月二十四日「關於最近分配土地中的幾個問題」社論文中：「第三、關於土地分配上的計算標準問題；……如以產量計算的話，就可以同時照顧到土地的產量和質量」，應爲「同時照顧到土地的數量和質量」。特此更正。

招領啟事

玆有本局班長及民兵二人，於去年十二月上旬，在臨縣交口山上拾得手巾七十餘塊、袂襖一件、白布四丈七、彈花皮綫二十把及像片二張，希失者速告眞情領取失物是盼。

臨縣公安局

偏關新窰上等三自然村
派壞份子「領導」整理
鬥爭果實被嚴重浪費
代表會決定重新整理嚴格保管

（偏關訊）草垛山行政村所屬新窰上、甘溝、高爺等自然村，在整理清查果實中，產生嚴重的浪費現象。工作團初去該村，沒深入了解情況，發動羣衆，就派兩個蛻化的壞幹部高五、王拴「領導」羣衆去整理果實。他們在新窰上、高爺村整理了十天，吃了十九頓集體假吃，吃掉莜麵、糜子、小米二百七十多斤，羊肉五十餘斤。有一天在高爺上二十八個人吃了一頓午飯，用了糜米三十斤、羊肉二十來斤。王拴領四人去甘溝整理果實時，第一天吃了油糕，第二天不知怎的就跑來十個人吃開飯了，吃了兩頓糕和肉，就用去了糕麵二十斤、羊肉二十斤，又在黑村兩餐吃了糜米和糕麵二十九斤，羊肉十斤十二兩。他們把農民的果實，打紅火浪費了。後經貧農開會檢討，一致認爲這是嚴重的浪費和壞份子搗鬼。劉扎根、王二定等幾個人當場質問王拴：「你們爲什麼要這樣鏝上大家大吃二喝呢？你們的心不好！」最後決定把王拴、高五兩個退職壞幹部開除出貧農團。又檢討出在整理果實中沒把零碎農具、草、酷、粗糠、山藥等認眞的登記保存，損失也不小，如在秘老坡整理果實時，光把其他東西大數淪了一下，另外堆有五六石粗糠沒有管理，白草王村把草、稻丟在那裏不管，叫牲口糟踏了很多。碎小農具，亦沒登記保管，丟了很多，還壞爛了一賽山藥。爲此，行政村召開了代表會議，決定再次澈底整理各村的果實，一切東西要各村選用負責人很好的保管起來，不准任何人隨便動用。（馮照希）

偏關二區某支點村
組織爆炸隊自衛隊戒備傅匪刁搶

（偏關訊）二區某支點村，組織農民爆炸隊，保衛翻身果實。十六日晚間，貧農團研究如何保護牛羊衣物等果實時，貧農郭銀說：「聽說地雷爆炸可頂事哩，那天傅匪到弓家貝刁搶，只響了一個地雷，就炸倒兩個敵人，老王點林裏四去就死啦！」大家並檢討過去埋雷中的最大缺點是只埋雷不看管，以致丟了四條牛驢，同時雖然埋下地雷，有的埋下就不管，浪費不少地雷，老百姓打壞了，也不響。爲了更好的開展爆炸，保衛果實，當即決定由民兵組織巡查小組，經常巡查各村，並組成農民爆炸隊，專門進行埋雷爆炸，提高技術。現已組成××、××兩個爆炸班，批准一個審查，過一個爆炸班。

武裝保衛翻身果實

參加，由農會委員趙金如、貧農團委員梁新虎担任正副隊長，領導四個爆炸班，除開展野外爆炸外，屋裏說理也可以埋雷，爆炸敵人，使傅匪不敢進村，也不敢從村內外搶劫。此外，對村內青壯年男子又編成自衛隊，負責站崗、送信、抬担架，自衛隊老婆娃娃爲轉移時方便，由郭銀、三人專門照護牛羊牲畜，則由劉大等六個人吆趕，爆炸班長德達子說：「這可鬧好了，照這樣幹起來，各有各責，就不怕傅匪刁搶了！」（鑾鳳）

岢嵐團龍溝等村貧農團大會
審查竊取果實的民兵
清洗了三個壞份子定出民兵紀律

（岢嵐訊）四會行政村所屬團龍溝、羊圈窩兩自然村民兵，在沒收地主財產時，大吃二喝，竊取果實，在三村貧農團大會上，提出這個問題審查後，對該兩村民兵進行了審查，並追回浪費與竊取的果實，全部交給農會。兩村共有十四個民兵，一月五日在委員張留柱帶領下，去宋溝沒收地主財產時，將家幫助的豬肉、粉麵、雞蛋以及公糧白麵，大吃二喝，李樹仁、張三小一人偷了一個毛背心，一把洋鎖子一桿，煙袋、李三小、趙滿柱還偷了一條布鞋一雙，毛布一塊，羊口袋，李玉泉、李皮子、三付任分、私分了炭。本月十七日，該村貧農團大會上，對民兵的行爲進行了審查，並在三天的大會上，清洗出竊取果實的份子李玉泉等三個民兵，並規定民兵紀律：（一）民主討論訂下紀律；（二）服從農會領導；（三）對地主富農不能包庇和勾搭；（四）不竊取鬥爭果實，絕不浪費；（五）愛護武器，能給羣衆辦事，有事和大家商量；要態度好，不浪費彈藥。（良璞）

小評
重視鬥爭果實的保管

我們農民的翻身財產，鬥爭果實是土地法大綱和告農民書上，都特別強調的告訴我們，應當十分重視鬥爭果實的保管工作：不僅需要選出專人負責，經過一定的手續，負責接收、登記、清理與保管工作，來防止破壞、損失、貪污、浪費，並且應規定嚴格的紀律，禁止任何人私分鬥爭果實，大吃大喝，以及其他一切竊取、浪費鬥爭果實的行爲，違反紀律的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與處分。

但是只從最近報上登載的消息看來，鬥爭果實的損失與浪費現象，已發生不少，而且驚人。如偏關新窰上、甘溝、高爺三個自然村，工作團派兩個退職壞幹部去「領導」整理果實，結果十天工夫就吃喝了米麵二百七十多斤、羊肉五十多斤，並使一部份果實因沒有認眞登記保存而損失了。在岢嵐團龍溝、羊圈兩村，民兵去沒收地主財產時，亦由被乘機大吃二喝，並任意竊取果實。岢五區西會村在封的二十五寄山藥蛋，則因沒有專人照管，結果壞了一半。甚至還有像興縣劉家塔那樣的事情，一些自私自利份子或壞人，爲了私分果實，竟把持強迫羣衆，連地主富農也給分了食和銀洋。

所有這些現象的發生，說明不少地方領導上對於羣衆鬥爭果實，特別是果實的保管工作，似未很好的根據土地法大綱與告農民書的精神，給予足夠的重視，或者缺乏嚴密的管理與警惕，或者沒有注意及時檢查，以致給某些自私自利的壞人以貪污浪費之機，甚至因而造成了果實的嚴重的浪費和損害。

我們翻身的各地羣衆應該深切注意這一問題，提高警惕，並研究出改進保管的方法，以防止任何損失與浪費。在地方上可由農會或貧農團同時開會討論，應根據告農民書的精神，重視與保護自己的勝利果實，嚴格監督，不使被那些壞份子浪費損害，對於那些故意浪費損失果實的份子，羣衆應依法予以處分。

「貧苦農民都要翻身」
朔縣向平魯調劑果實
已贈送衣服六百件棉花五百斤

（新華社綏蒙二十三日電）在「天下農民一家人」的精神下，雁北較富足的朔縣拿出一部分鬥爭果實，計有皮、棉、袷、單各種衣服六百件，被褥五十件，新舊棉花五百二十斤，白洋布八疋，各種小布二百五十丈，羊毛五百三十七斤，男女鞋襪三百二十三雙，手巾二十塊，幫助貧困的平魯農民，解決衣服困難。一月十七日由朔縣農會臨時委員會代表全朔縣農民，給平魯人民寫了一封慰問信，略謂：「在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領導下，貧苦農民都要翻身，我們在翻身中沒有忘掉地瘠民貧的平魯農民兄弟。」平魯縣農會臨委會主任馮凱同志對此深表謝意，將很快分配給貧苦農民。（滄海）

我右玉地方武裝
擊潰搶糧閻匪三百

（新華社綏蒙二十四日電）一月十八日左雲閻匪三十八師一團二營三百餘人，附迫擊砲一門，帶大車二十七輛，分兩路犯我右玉上下祁家河搶糧，我右玉地方武裝一部奔襲將敵擊潰，斃傷敵十一人，繳獲大車二輛、牛十頭、驢三頭，奪回糧食十餘石，均已還當地羣衆。一月十六日盤據左雲南關之高廟鄉閻匪鄉兵二十餘，到杜家村搶糧，被我某偵察組擊退，繳獲電綫二十餘斤，糧食八十餘斤。（志國）

美進步公民協會代表大會決議
反對美當局援蔣政策
要求支持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政府的願望

（新華社陝北廿四日電）據塔斯社芝加哥訊：「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於十八日在芝加哥隆重舉行，並於十九日在熱情和戰鬥精神的氣氛中閉幕。大會決議促使美國的新政黨的建立，並斥美國反動的內外政策，並敦促美國當局立即停止對中國與希臘的干涉行動。決議稱：「在今後十個月內，「美國進步公民協會」的主要任務，在於聯合一切願意以華萊士的領導和個人，以實現建立以華萊士爲首的新黨，並爭取將華萊士列入各州的總統候選人名單中。本協會將參加組織新黨的四月十二日的全國大會。」決議稱：「美國獨佔資本的大老闆們，也用民主共和兩黨作爲他們的工具，他們巨額利潤，使人民異常貧困飢餓，了各獨立國家的自由，利用飢餓和恐怖執行征服的擴張，並派遣軍隊，可作恥的武器」，決議要求斥美國當局的對華政策，要求美國政府取消對中國（蔣）的一切援助，支持中國人民爭取民主政府的願望。決議大聲疾呼：「我們反對獨佔資本控制歐洲經濟的馬歇爾計劃，但是我們建議以眞正復興歐洲的計劃——「華萊士計劃」來代替馬歇爾計劃。」此外，在對外政策上，決議反對美國對拉丁美洲的軍事經濟聯合主張及支持西班牙反動政府參加聯合國。對於巴勒斯坦問題，決議要求爭取波多黎各的獨立，並反對黑人的歧視。關於內政，決議號召「爲反對獨佔資本，與改善人民羣衆的生活水平，擴大民主權利而鬥爭」，建議「制止通貨膨脹，鋼業、鐵路實行國有化」，要求「立即取消反勞工法案及衆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以及一切限制民主活動的法令」。決議結語稱：「我們相信持久的和平還是可以獲得的，與繁榮的和平的民主，向願望這種和平的一切美國人提出我們的綱領」，來共同奮鬥。大會並選出前副總統華萊士，伊利諾州長蘭迪尼爲協會主席，新當選爲紐約大學教授伊默遜爲書記，副主席中有美國進步公民「領袖」鮑爾溫、前明尼蘇達州長賓遜、黑人歌唱家羅伯遜、美國斯拉夫人大會主席克羅伊克。

興縣康寧鎮行政村土地改革中

錯把部份中貧農劃為地富
農民大會上宣佈改正

（興縣訊）康寧鎮行政村土地改革中，把一部份貧農、中農錯劃為地主、富農，或「破產地主」、「乾富農」，一月七日行政村代表會上對這事進行了檢討，首先檢討訂成份出毛病的地方在那裏？康寧鎮代表組長牛利俊說：「像康寧鎮訂成份出毛病的地方，就是走舊歷史上鬼搗着哩！只估劃老人手上夠地主，沒看以後的事實。」（按即指查三代的錯誤）高崖灣白花牛說：「還有白牛買老爺爺手上是地主，爺爺手上就走了下坡，地主之事他記也記不清了，到爹的和他手上都是好勞動，租過牛、租過地，但因為他的房子地是地主手上留下來的，還有地主手上留下來的青碗細碟子，就依他的老根子訂成破產地主。」韓家溝代表王還世說：「訂成份出毛病的地方，還有照顧政治上訂上的，白秋世訂成富農，主要的就是因為他的思想不好，有『威風』。」楊塔溝白有生說：「一咪村訂成份還有為鬧東西的思想，把富裕中農李審萬訂成封建（指富農），就是為鬧他的東西。」經過大家檢討，認為：走舊歷史、按政治、為鬧東西訂成份的辦法都是錯誤的，決定由各自然村討論改正。

自然村群衆反覆討論 支點代表會逐戶審查

康寧鎮本村於十一、十二日兩晚，先由貧農團討論，會上樊老商說：「訂錯了就要改正。」他對本村熟習，又把各家的情況向大家報告一遍，經過詳細研究，得出了初步意見。接着於十四、十五、十六連續三個晚上，又經過農會的反覆討論，始將錯訂為破產地主的孫好義等十一戶（四戶貧農、七戶中農）研究完畢。會上，中農韓茂海說：「照這樣研究成份才對，只追老根子可翻不清楚，像孫好義爺爺手上是地主，爹的就破了產，到他手上打短受苦當木匠，怎能算個地主。」各自然村經過研究討論了訂錯的人之後，由支點代表會上逐戶審查。十七、十八兩日，康寧鎮支點進行審查時，大家覺得李家灣的成份研究的太不認真，該村共訂六戶富農，由於研究的馬虎，就說：「都也夠不上富農，都下吧！」經過支點代表會討論的結果，只有韓茂功等兩戶是訂錯的，其餘四戶都應該訂為富農。支點審查後，各自然村代表把審查的意見帶回去，經過群衆討論通過後，給被訂錯成份的「下帽子」。如高崖灣群衆通過後，即召開農民大會，把錯訂了的幾戶在會上一一宣佈，給下了帽子。農民白泮義（按：曾被錯訂為破產地主，原成份來稿未註明。）高興的說：「下了帽子，可鬆鬆啦，比給我兩石穀米還強。」別人問他還有什麼意見，他說：「還有什麼意見？還有個高興的意見，下了帽子，沒的我偷着笑呀！」當場並退還了東西。當給黑兒子家退還他的三個布與五斤綫子時，他家表示：「東西不東西不要緊，只要能和大家站到一條綫上。」胡家莊王枝義因錯訂為「破產地主」，他的老婆回到娘家，跟他哥哥給胡家莊代表寫信，說她不回他家了。十四日王枝義拿了農會介紹信（成份已改正為中農）去找她，老婆就跟着回來了。她在路上還有些懷疑，回到村裏，她就完全放心了。

大家團結——平分土地準備大生產

各自然村改正完畢後，代表會與廿一日召開全行政村的「農民團結大會」，到會人男女七百餘人，主席宣佈開會，號召大家團結一致，加緊平分土地。接着委員會張松賈將訂錯成份的人，當衆宣佈「下了帽子」，胡家莊王枝義說：「自從戴上帽子，和沒娘孩子一般，只要回到咱農會就好了。」張家崖康茂堂說：「自從戴上帽子，低人三尺，今日下了帽子，拿了我一床被子，還給我還回二斤棉花一個布，……」韓家溝白秋世說：「歡喜的我心上和石榴開了花一樣，實在說，我的成份也是不好訂。」張應堂說：「我們要堅決站到一條綫上，監視地主！」張茂福說：「我一定要好好生產！」楊塔溝代表王義虎說：「帽子下了，咱們要趕快分配土地（這次正在開始分地），大家要多提意見，這是幾輩子的事情。」

改正成份後，對於他們的實際困難，均給予適當的解決。除將原物退還外，代表會又將前次分配果實時留下的衣服九十四件、被子五床、毯子五條、桂機一部，按實際情況分別加以補償與分配，並將所存的布拿出九十疋、棉花一百八十斤，作為被錯的補分與補還，對於生活困難，在食糧上亦予解決。（胡健）

五寨工作團再到碾子咀

重新發動貧僱農

成立貧農團後籌劃組織新農會團結中農

（五寨訊）碾子咀在去年九月附近各村鬥爭地主時，該村民兵分隊長白新海等舊幹部，也扣起地主灰鬧起來，群衆非常不滿。後來工作團去了，接受群衆意見，宣佈舊幹部一律停職，選了個退伍軍人耿世堂當農會幹事，領導鬥爭，便離開了該村，四個來月群衆未發動起來，地主階級沒有打垮。最近工作團又到該村，決定首先重新發動貧僱農，並先從底層層上發動。工作團從外村了解到該村李三唱珠、鄭四兩個，是最受壓迫的窮老漢，平常開會總是蹲在背圪塄不說話。十二月五日，工作團同志到該村，就到李老漢家拉話，和他談起地主壓迫剝削農民的事，老李就訴說起自己的苦情，他給地主種了卅多年地，每年能產三十石糧，但地主就剝削去二十八石。三十年的勞苦，年年落了個受凍挨餓。他哥哥死時丟下一條牛，寡嫂要賣，富農白王小要買，可是老漢已十五塊錢賣給外村了，白王小逼着老漢把牛拉回，只出七塊錢就霸走了。在談到貧農團時，老漢非常不滿意，該村農會幹事耿世堂組織了十二個貧農團員，其中還有和地主富農有關係的。他提出和鄭四老漢商量一下，重新組織貧農團。於是將鄭四老漢叫來，又談了一起地主的剝削壓迫事，就分頭去聯絡人。他們事先物色好對象，三唱珠去聯絡王大，鄭四去聯絡楊老子，王大去聯絡藏二。他們聯絡的辦法，也是在一起拉閑話，談窮苦日月，算賬。九日上午，三唱珠、鄭四、藏二、王大等四人來找工作團同志拉話，從他們村過去鬥爭，談到他們為甚窮。藏二老漢說：「我是個好受苦人，四十九上才娶了個瞎老婆，這陣六十幾了還沒兒，這還不是地主剝削我斷了根嗎？」其他人也都說了許多地主剝削的罪行。在談到新政權建立以後，他們為什麼還沒有翻身時，大家就研究到舊幹部身上。該村三個主要幹部，除民兵分隊長白新海外，主任白保存、農幹劉上文，都和地主是一個鼻孔出氣，並霸取鬥爭果實，這幾年來，全村窮人只有王大在減租時得了一些地，其他誰也沒有得過地。這樣談論起來，大家認識到，窮人要翻身，非得掌權不行。大家都要求組織貧農團，當時就研究好對象，分頭再去聯絡。下午貧農團成立，一共來了十一個人。大家談論入貧農團條件，根據條件審查鑑定，組織起八個人。第二天他們又出去發動，晚上審查。前後總共發動起十五個人，組織一個小組。後來李三唱珠又發動起四個婦女也參加進去。十一日晚上，貧農小組開會，籌劃組織新農會，團結中農。（侯憲、趙祥）

讀者來信

商人腳戶及一般群衆不得行使公用糧草票

編輯同志：

十八日下午有臨縣四區第八保行政村的十六個人，趕十五頭毛驢去城內貿易局馱棉花布疋（群衆果實），路過我們泥溝村時要住宿，找到主任劉元厚時，他們拿出了糧票、草票、花料票，當考察介紹信時，他們只是帶有貿易局的個果實存條，關於使用糧草票既無手續又無證據。我們問他糧草票來源時，他們說向村公所借的，當時讓他們使用吧，怕他們的糧草票來路不明，也沒有這個規定；不讓他們使用吧；他們的吃喝馬上就沒辦法。所以我們還是給了花料三十七斤、小米二十一斤、乾草一百二十斤。由此我們提出一點意見：

（一）除軍隊、政府人員，行署規定能支付糧草票的人員和牲口而外，一切商人、腳戶和一般老百姓，一律不能使用糧草票，以防止壞人搗鬼。（二）如有群衆支軍勤工和轉運鬥爭果實，持有介紹信者，可由各村幫助他們找房住和買柴炭鹽油，但不能使用糧草票。這點意見對不對希各地指正。

臨縣泥溝村貧僱農通訊小組
一月十九日

五寨城關郭繼業等

自動參軍群衆歡送

（五寨訊）城關三個青年農民——郭繼業、賈不賢、張世昌自動報名參軍，群衆於一月十九日開會歡送。並給三位同志慰勞毛巾、肥皂、牙刷、襪子、本幣等。群衆代表郝璽說：「你們去前方給咱打地主頭子蔣介石，我們在後方鬥地主防奸！」婦女代表郝三成仁也說：「你們為群衆服務，去打封建頭子蔣介石，來保護我們作土地改革，我們祝三位同志健康。」郭繼業代表參軍同志向大家致謝，並回答大家：「我們要把蔣介石、傅作義、閻錫山打倒，保護家鄉，保衛果實！」（南關通訊小組）

嚴整軍隊黨
肅清軍閥主義與官僚主義

——在晉冀魯豫土地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滕代遠同志

軍隊在這次澈底平分土地與整黨的任務中，應該毫無例外地同樣堅決澈底執行。根據檢討，我們軍隊有兩個非常錯誤的思想：第一，把打仗與土地改革分開，認為軍隊是管打仗的，土地改革是黨務工作、群衆工作者的事情，所以在整個土地改革中，軍隊未擔負起應負的任務，絕大多數是採取袖手旁觀漠不關心的態度，直接參加幫助的很少，甚至還有不少的人反對土地改革，作了許多反人民反革命的事情，這是軍隊沒有為人民服務最明顯的表現。今後，軍隊一律要積極參加，幫助、擁護、保衛農民翻身運動，不准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首先在思想上，要明確自己是工農的子弟，是農民革命軍，在前方打老蔣與在後方打地主階級是一個任務，都是為人民翻身而戰，如果遇到地主反抗農民破壞農民的行動，軍隊應該責無旁貸，加以鎮壓，如果置之不理或熟視無睹，就是背叛人民投降地主的行動，如果還要反過來干涉農民的翻身運動，為地主撐腰，那就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行為，一定要受到嚴厲的紀律制裁。第二，就是以為軍隊的黨要比地方的黨純潔，因而對軍隊整黨的問題看得不十分嚴重。事實上，軍隊黨的不純，在某些地方是比地方黨還嚴重。軍隊黨的不純，其對人民的危害將更嚴重的多，因為軍隊手裏拿有武器，他如果為地主服務，就不僅是通風報信、暗中挑撥、破壞農民的團結鬥爭等等而已，並且會武裝鎮壓農民，造成非常嚴重的形勢。冀南有一個當過連長的參謀，在家裏隱藏了許多地主和槍枝，準備暴動，要是他還在當連長，帶着一連人暴動起來，應該是多麼嚴重的情況！所以，即使軍隊黨不純並不比地方黨嚴重，但他的危害之嚴重，是不能與地方等量齊觀的，我們一定要萬分的警惕，特別是作軍隊工作的同志，誰要是忽視了這點，放鬆了軍隊的整黨，因而犯了嚴重的錯誤，一定要受到黨的紀律的制裁。

那麼，軍隊黨到底應該怎樣整呢？

第一，要整軍閥主義。軍閥主義與人民軍隊主要的區別，也是最基本的區別，就是一方面是保衛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地主資產階級壓迫人民、剝削人民、奴役人民的，另一方面，是保衛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不管是軍閥軍隊或人民軍隊，他的廣大士兵都是來自工農，都是把人民組織、武裝、訓練起來的。軍閥軍隊為了要使本來出身於人民的兵士去為地主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奴役人民，他就不能不把兵士與人民分開，要他忘記自己的出身，處處脫離人民，反對人民；這就形成了一套軍閥制度，用盡一切欺騙蒙蔽的方法，專門教育訓練士兵變成軍閥私人升官發財的工具，盲目去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站在人民頭上，為非作惡。人民的軍隊是始終要使他知道自己是人民的子弟，應該永遠與人民結合，為人民盡忠盡孝的。抗戰以來，由於華北是在八路軍來後才打開局面，建立了各種政權、民衆的組織，部隊有些同志就發生一種錯誤的思想，以為天下是軍隊打下來的，人民是軍隊解放出來的，恰恰忘記了軍隊本來是人民組織起來的，人民正是為了自己的解放才組織起這支軍隊的。

（下接第三版）

土改中的離石大莊群衆

鬥倒把持村政的壞蛋

縣委縣府縣農會臨委會接受群衆要求

將包庇壞蛋的葛區長撤職並開除黨籍

（離石訊）三區大莊村群衆，在工作團積極撐腰下，鬥倒了把持村政、欺壓群衆，破壞土地改革的壞蛋劉世德、劉樹榮、劉海生等。中共離石縣委、縣農會臨時委員會和縣政府，接受群衆要求，把包庇那些壞蛋、壓制群運的三區區長葛廷璽撤職、開除黨籍，並將該村公所解散。劉世德爲封建勢力的忠實爪牙，抗戰中曾勾結敵人，活動「維持」，並將他兒子劉青大送入日寇憲兵隊。四〇年混入我新政權，四二年混入黨內，竊據「農會秘書」及黨的組長等職，他欺壓群衆爲非作惡的事實，無法數清。去年三月，該村貧苦群衆，起來向地主富農借糧，解決春耕口糧種子，劉某却說：「人家地主富農都窮了。」只准許群衆借二石多糧，並包庇六戶富農，一顆也不讓借，群衆不顧他的阻撓，才向地主富農要出二十一石糧。春耕期間，他强迫佃農張金兒把夥種的好地全數退與富農李五孩，又藉口李是抗屬，讓群衆替李「代耕」奪回的土地。他故意違抗政府禁止地主富農非法賣地的命令，充當說合人，替富農劉振西賣地兩垧。群衆憤恨之下，便依靠借糧運動中組成的「基本群衆會」，將劉某押送區公所，七十餘人並聯名上告，要求懲辦。區長葛廷璽却聽上村長李玉彬、支書劉恩山的話，壓嶬群衆爲「鬧意見」，是「派別鬥爭」，不但不迅速處理，反讓劉某自由行動。以後葛廷璽前來「調査」，住在富農劉榮章家中，一個個追問聯名上告的人，群衆誰也不敢講話。不久，他就帶着公村預一窩子與劉世德相好的舊「幹部」，去大莊村開會解決，嘴上說的是群衆要怎樣辦就可怎樣辦，可是還沒等群衆把意見講完，他就向群衆威脅起來：「聯名上告的人名單上，有私上名字的，誰私上就搗誰的手腕子。」貧農崔呂花被他們指爲帶名報告的一個，當時就被拉出來，放下板凳、棒子，命令民兵打崔的手腕。民兵們拒絕執行他的亂命。葛廷璽還强迫退伍軍人劉眞記，叫承認「上告是錯誤」，扭回頭又追問翻身中農王開樂：「你們爲甚偷的鬧會？是什麼組織不讓幹部參加了？」王回答說：「我們開的是基本群衆會，爲反地主反惡霸……。」未等說完，葛某即謾罵道：「你會說，不准你說，把你個嘴上毛毛的赤足野鬼（外來戶），爲甚「搗亂」村事？」他並把手槍從背後移到腰前，手上拿着根鐵棍子恐嚇群衆。村書記立正拿着一根鐵桿子放在旁面，葛廷璽還說：「你不拿起桿子，警惕性太不高了。」此外他還强迫群衆，硬叫承認告劉世德是「小集團」活動，並逼着群衆寫了「悔過」書，保證以後不發生同樣事情，又處罰了劉眞記等三人每人廿個工。群衆被壓制的不敢說話。去年十一月底，在壞蛋劉樹榮、劉海生主持下，又製造了一次驅逐外來戶的事件：他們爲了壓制群衆，爲了替劉世德報復群衆，召開了一次所謂「群衆大會」，什麼人都參加了，他們公然在會場把三十一戶外來戶驅逐出場，並限於一月內完全撤離開大莊村，一天也不能過限。被趕出村的貧僱農樊來有，哭着到成家莊找工作團，工作團即爲信去制止，這些壞蛋竟置之不理；貧農李玉珙二次來找，工作團即派兩個同志到大莊幫助群衆鬥爭這夥壞蛋，堅決爲群衆撐腰。工作團同志到後，僱農高巨元（三輩子的僱工）和貧農林志明等即積極團結與發動貧僱農，組成貧農團，團結中農，解散了這些壞蛋搞鬼的「貧農會」，全村四百餘群衆舉行了鬥爭大會，打垮了這些壞蛋的封建統治。

中陽縣農會臨委會決定

撤銷委員 閻廷璽 張雲才 職務

閻是縣長張是縣委，包庇地主家庭和親戚

（中陽訊）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根據群衆意見，決議撤銷閻廷璽、張雲才二人農會臨時委員會委員的職務，並分別請准撤銷閻廷璽縣長與張雲才縣委組織部長之職。閻廷璽是中陽四區閻家灣人，家庭是地主。去夏參加了二個月土地改革，從未訪問過貧苦農民，據道棠群衆反映說：「閻縣長在咱村住了一年，沒與我們窮苦人說過一句話。」他參加了縣土改領導機關之後，依舊公開的庇護他的地主家庭。他又親閻成泉（渾源教頭子，曾任陽曲村長），在土改開始時，便串同教會中的人上山隱藏，被四區群衆發覺扣獲。去年九月以後，竟將其父叫到縣政府，名爲「解決問題」，實際上是包庇和阻撓了群衆的清算。去年二月，他還將一千三百斤優幹糧，借給大地主白增文，至今還有四百多斤未收起。張雲才是二區沙塘村人，自幼就寄居於大地主宋子敬家（他的姑母），在土地改革中，他多方包庇宋家，他在暖泉（離沙塘卅多里路）工作時，親自去宋家數次，商議應付群衆清算，並幾次以「工作」名義，將該村史村長找去暖泉談話，實際上都是談宋家的事情。他給幹部訂下了清算的範圍，群衆因爲沒有很好發動，又因他是縣上的部長，都不敢惹，結果是由宋家隨意處理，給群衆什麼就是什麼。當時貧農張志力給區幹部說：「你們還看不出來，人家是有後腿抱着哩。」沙塘村工作一直搞了半年，都作不起來。幹部們說：「沙塘工作做不起，因有人在作怪。」九月縣上會議後，他領導高家清行政村工作，當胡家嶺自然村好頑份子胡邦德打死貧農胡邦元、胡邦武的慘案發生時，張雲才在場也不加制止。引起了群衆與幹部對張雲才的公憤，遂召開全區幹部會議，一致提請將張撤職。當時張在會上再三表示，願意負責處理該村善後問題，所以大家又決定叫他戴罪立功，派去胡家嶺處理胡邦德問題。但胡邦德又二次逃跑了，張聽到兇犯逃跑後；與工作組縣青全兩人，不問皂白將看守罪犯的胡三應（貧農）嚴刑拷打，強迫三應承認是「放走了」。此事發生後，再次召開會議，將張雲才撤職審查。

（吳思宏）

花子村羣衆帮他建立家務

退伍軍人閻太福老實正派

（興縣訊）三區鹿家岔行政村屬花子村群衆，幫助退伍軍人閻太福建立家務。閻是湖南人，家爲貧農，參加紅軍，經過長征，曾多次負傷，去春因殘廢從前方部隊退伍下來，在花子村安家休養，群衆即分給他一眼窰、七八垧好地。老閻爲人老實正派，和群衆的關係很好，雖有政府撥給足夠維持生活的糧食，自己還盡力生產，解決自己穿衣零用問題。這次貧農團開會討論分配果實，大家說：「老閻家裏也是貧農，和咱們一樣，應當共同翻身。」有的說：「你革命十幾年了，爲了咱們流了很多血，是有功的人，應該好好愛護幫助。」有的說：「老閻是個窮光棍漢，應以最底底上的兩口人分東西。」分配果實中，給他分了一張新綢被、一塊毯、一條褥子和五件棉皮單衣、兩隻羊。大家還議論着給他找個婆姨。

（王青林）

社會服務

趕快防治天花

一、汾陽六、八區發現天花

編者同志：

汾陽六區及八區近來發現害天花病的小兒很多，僅鎮家垣一村就有二十多個，現在已死六、七個，大部份是一歲上下的小孩。病狀最初是渾身發燒，一兩天就出痘苗子，繼續加重，到七八天就死了。現在天花病正在蔓延，請速在報上發表治療及預防方法是盼！

汾陽第六區區公所

二、天花的病狀，預防和治療法

天花又名「痘瘡」，是一種很厲害的傳染病。春秋季節最容易流行，多由接觸傳染，所以得病人要很快和好人隔離開。

病狀：突然發燒發冷、頭痛、腰痛、不想飲食、嘔吐、胡說、昏迷等。得病三四日後，臉上發生丘疹，後蔓延全身，丘疹又變成水泡，再變成濃泡；在這時病勢更重，最容易發生敗血症而死亡，病輕者結痂後就好了。

預防法：每三年至五年種一次牛痘，可以避免害天花。

治療法：

（一）多喝開水，茶水更好。

（二）病人住的地方要安靜，空氣要流通，但要避免光綫射入，溫度不要太高。

（三）一天內多吃幾頓飯，最好吃米湯拌湯等，禁吃有刺激性食物，如葱、蒜、肉等，每天可用鹽水漱口七、八次。

（四）未發水泡前，每天用開水擦洗一次。

（五）發燒、頭痛時，用冷水手巾按在頭部和前後胸部。

（六）嚴格禁止小兒用手搔癢。化了濃的濃泡，用乾淨布片包起，一方面可防止病兒搔癢而結疤（必要時可束縛其手），另外可到西藥舖裏買些錳氣（過錳酸鉀）化成水，用乾棉蘸着，在痘子上塗擦，一天擦上好幾遍，既可保持清潔，又能快些結痂。

（軍區衛生部醫政科衛化南）

岢嵐閻家坪等村

廿七輛大車跑運輸

（岢嵐訊）城北閻家坪、三井、西會、城關四個行政村，群衆自動組織起二十七輛大車，來往跑運輸以解決口糧與草料。去年歉收，群衆早已想跑運輸，只因車輛、牲畜、草料、費水困難沒有實現，最近經各村群衆研究討論，具體將問題解決，如閻家坪孫保娃想跑運輸沒牛、車，群衆借給他一條牛、二旅留守處借給一輛車；三井鬥爭出來的牛都在閑拴着，還有兩輛破大車也在閑放着，這次將大車修理好，就組織牛到神池虎北一帶拉炭。城裏新華商店，又幫助各村解決千餘萬元草料費。現二十七輛大車，在五十天之內，已賺到八百餘萬元。

（毛漢章）

（上接第二版）

因此，認爲軍隊有功，應該高人一等，站在群衆的頭上爲所欲爲，要求群衆向自己報功，處處擁護自己，於是打罵群衆、强迫群衆、損害群衆利益的各種反人民的事情都發生了，有些部隊對待人民的態度，甚至和軍閥軍隊完全一樣。這就是忘本，這就是對人民不忠不孝，這就是由人民的子弟變成人民的亂臣賊子。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今後軍隊凡是有反人民的事情，大家都要起來干涉反對，誰要拿武器去反對人民，這就猶如在火綫上倒轉槍口向自己的部隊打是一樣的，一定要當作反革命治罪。要是幹部帶着戰士去作反人民的事情，戰士不但不應接受這種反革命的命令，而且應將這種幹部逮捕起來，送交人民法庭。

第二，要整軍隊的宗派主義。主要的表現，是軍隊向人民向黨鬧獨立性，成了惹不得的一窩蜂，凡是軍隊與人民發生了問題，軍隊總是不加考慮的毫無條件的站在軍隊方面講話，儼然是一個與人民對立的「軍隊幫」。在這種宗派主義，是和軍閥主義分不開的，主要的思想根源，也就是認爲軍隊有功，應該一站在人民頭上的錯誤思想作怪。有些幹部還與軍閥完全一樣，把軍隊看成自己私人的，別人就惹不得。這在土地改革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凡是軍屬被鬥爭了，軍隊總是毫無階級立場毫無原則性的要求照顧或直接袒護、包庇。這種宗派主義是帶着極大的盲目性的，因此被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乘隙利用。明明是人民敵對的鬥爭對象，一鑽到部隊，部隊就把他當作自己人看待而袒護、包庇起來。這批人明明是利用軍隊去欺壓人民，我們軍隊就盲目地去支持他，還以爲照顧幹部和戰士。例如湯陰大隊和某縱隊的督察隊毆打區村幹部，都是由一兩個壞份子挑撥煽動發生的。這種與人民鬧獨立性的宗派主義，不管是盲目的與非盲目的，實質上都是反人民的，結果，軍隊就會成爲反人民的大集團。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應該全心全意好好爲人民服務，不准向人民鬧獨立性而自成一派，一切問題的看法和處理，都要根據人民的利益和意見。人民是軍隊的生身父母和養身父母，即使有功，也要歸於人民。今後軍隊與人民發生了問題，我們絕不能簡單地當作一種軍民關係去看，也是要用階級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加以分析，看到底是反人民的，還是內部的糾紛問題，即使是內部的糾紛，也要明確地指出，這是軍隊沒有很好爲人民服務的表現，沒有盡到作人民的忠臣孝子的責任，也應該受到批評和責備。

總之，爲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本質，沒有這一點，就不能說是人民的軍隊。我們以後就要根據這個標準來檢查。能否爲人民服務不是抽象的，應該是具體的，不只表現在戰爭和土地改革中，而且也表現在一切生活行動中。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一個具體標準，這可以供我們來檢查自己的部隊到底是否爲人民服務了幾分，是否配稱爲人民的軍隊，如果不配稱爲人民的軍隊，我們各級帶兵的同志就要反省自己爲人民作了些什麼事情，是否白吃了小米，不給人民負責任，是否是自己的立場都有了問題，這是一點也不能含糊的。

毛主席、朱總司令在七大報告的論聯合政府和論解放區戰場中，提出建軍的三大原則，即建軍的三大方針，我們要以此來檢查、整頓，來肅清人民解放軍中嚴重的普遍的向黨向人民鬧獨立性的宗派主義與軍閥主義思想。

大清河北我軍攻勢作戰
收復雄縣霸縣兩城
完全掃平蔣匪工事解放大塊地區

（新華社晉察冀前綫二十四日電）大清河北我軍展開攻勢作戰，十八日晚，再度解放保定東北約九十里之雄縣城，殲匪保安大隊一部。十九日，我軍繼向東北挺進，當即收復昝崗（雄縣東北二十里）、大營（雄縣北二十里）、沙口（雄縣北四十里）、板家窩（雄縣東北三十五里）、開口（新鎮西十五里）、牛駝（永清西南二十里）、南孟（霸縣北十五里）、金河集（霸縣西四十里）、毛網灣（新鎮西南十五里）等村鎮。二十一日，相繼收復霸縣，大清河北蔣僞工事被我悉數掃平，詳細戰果正清查中。現大清河北東至安次、勝芳，西至大清河東岸，北至永定河南岸，南至雄縣新鎮之間，廣大地區重告解放。

意大利社會黨
召開第廿六屆全代會
總書記巴蘇力主 繼續遵守意共社兩黨統一行動條約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羅馬訊：意大利社會黨第二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已於二十日在羅馬揭幕，法、比、荷、波、西、奧、保、匈、捷等九國社會黨代表均列席參加，數千人濟濟一堂。意社會黨總書記巴蘇在大會作報告時，首先宣佈該黨黨員已達九十萬名以上，繼即力主在一切方面繼續遵守意共、社兩黨的統一行動條約（按該條約係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於羅馬簽訂）。巴蘇痛斥基督教民主黨尾隨美國的反動政策，他說：「我們在反對資本主義而保衛我國獨立的鬥爭中，我們不僅在保衛意大利工人階級的權利，而且也是在保衛美國工人階級的權利。」巴蘇譴責所謂「第三種勢力」說：「經驗證明，這種勢力往往是失敗的。」論及意人民民主陣綫在未來選舉中的任務時，巴蘇指出：「這個陣綫必須團結在爲改變我國社會結構而鬥爭的一切人們。」托格里亞蒂代表意共向大會致簡短賀辭，在談到即將於四月舉行的選舉時，托氏力稱：「我國正走到歷史的決定階段」，「未來選舉的勝利，賴共、社兩黨的團結」。托氏敦促社會黨爲保衛意大利憲法的原則及保衛工人階級的勝利果實而戰鬥。

德境英美佔領區
反飢餓運動更趨高漲

（新華社陝北二十四日電）柏林訊：德境英美佔領區反飢餓運動更趨高漲。德國大工業城市科隆（英佔區）十二萬工人，於二十一日宣佈二十四小時總罷工，鋼鐵、五金、化學和建築各業均已寂然無聲，市府機關和絕大多數店舖相繼關門。魯爾區很多城市的罷工仍在繼續，埃森二千名建築工人於二十日進行罷工，巴督木及該關孫若亨的工廠工會委員會，決定如糧食問題在二月一日前不能解決，將宣佈爲兩區總罷工。英佔區所有職員亦已宣佈總罷工，要求增加配給量。在美佔區，紐倫堡七萬工人舉行罷工，反對嚴重的糧食情況，五萬罷工工人參加示威，並開大會。洛布拉有九千名工人罷工，威斯巴登—布巴黑二千餘工人罷工，抗議脂肪配給量減少一半。加維爾市（美佔區南）工會主席稱：該地面臨六萬五千工人罷工之威脅，只要輕輕觸一下，就會造成像魯爾那樣的情況。德北萊茵威斯特發利亞州的職工會領袖巴克勒發出警告稱：如果飢餓的糧食情況不加以改善的話，「不久可以預見魯爾新罷工的浪潮，假如危機加深的話，飢餓的人可以預料將開始進攻農場、食品及麵包店」。德國民主報紙德意志新聞等指出：聯合佔區工人階級的嚴重困難，已到了不能忍受的限度，像糧食災難這樣的名詞，已不再適於形容目前的情況了，目前聯合佔領區所進行的罷工，是反飢餓及實行自衛的有力表示。

柯市長談建設石家莊方針
保護發展民族工商業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四日電）遲到消息：一月一日石家莊民主市政府柯慶施市長於石市各界座談會上，對民主政府決心建設石家莊市方針，闡述頗詳。柯氏首向與會各界人士說明：建設石家莊，乃是民主政府既定方針，此乃由於石市解放後，已非匪僞統治時期的內戰偏僻或孤島，現時石市業與解放區廣大城鎮鄉村結合起來。關於保護民族工商業問題，柯市長着重說明：在城市裏保護和發展工商業和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是兩件事，兩個政策，中國土地法大綱及解放軍宣言均有明文規定，今後，公營商店主要任務乃爲保證供給，平抑物價，而不是消滅私人工商業。關於保護正常工商業方面，柯市長說明民主市政府已做了如下主要工作：（一）貿易公司運來大批日用物資，保證了市民的需要。（二）銀行規定了合理的照價兌換蔣幣，同時禁止了金銀交易，穩定了金融市場，使物價急劇下降。（三）禁止了某些人員搶購物資的現象，懲處了搶劫商店的蔣家匪徒。（四）廢除了苛捐雜稅與攤派制度，實行合理負擔，減輕人民與工商業負擔。關於安置失業工人，柯市長說：能復工者當盡量設法協助復工，不能復工者，政府將採取以下措施：（一）家在解放區者，號召其回家分土地分浮財；（二）轉業；（三）開辦技工學校。最後，柯市長着重談及石市民主政權建設問題時說：今天的政府是民主聯合政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農民專政，而是工農兵學商各界組成的廣泛統一戰綫的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封建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
蔣區農業生產激降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過去一年，蔣管區農業生產激降。據蔣匪發言人董顯光年前供稱：一九四七年，全蔣區平均小麥收成約爲二成，估計產量爲二千一百五十萬公噸，稻穀收成約爲六成七，估計產量爲四千八百萬公噸。另據「聯總」及蔣匪行總估計，一九四六年農業生產較戰前正常年成約減少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一九四五年亦僅較戰前減少百分之十七，一九四七年蔣區農產竟減少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上海某雜誌十二月號在論及蔣區農產減低之原因時，指出：第一、這是由於在蔣介石統治下封建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估有全蔣區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僅佔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地主、富農的苛刻剝削，迫使廣大農民不能繼續維持耕作，或離開土地。第三、還由於（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並與中國反動勢力（按指蔣介石匪幫）結爲一體，加緊壓榨蔣區農民，因而加重了蔣區農民的負擔。據雜誌表示：蔣介石反動派無力量解決當前蔣區的糧食危機，稱：「（蔣區）糧食問題之最後解決，有賴於實現民族經濟的獨立發展，有賴於改變現存的生產關係，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

要保田就要打倒蔣賊！
蔣匪在淮陰恢復封建制度
大批翻身農民又失掉了土地

（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蘇中通訊：蔣介石匪幫近在其侵佔區淮陰縣，積極恢復封建剝削制度，該縣二十多萬農民，又重新被放在該縣一千六百多戶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下。執行此項反動措施的蔣匪淮陰縣長陳某，係蔣介石親下「手諭」委派者，陳匪於去春「到任」後，即糾合當地土豪劣紳，組織所謂「地權調處委員會」，到處奪取民主政府進行土地改革時期農民取得的土地共四十八萬餘畝，並勒令農民辦理「租約登記」，向地主交納地租，大批農民又失掉土地，而以幫工爲生。蔣匪復規定僱農不得「無故辭工」，違者按日扣除工資。匪首陳立夫的中國農民銀行和合作金庫，也乘機侵入淮陰農村，與該縣蔣匪縣政府勾結，舉辦所謂「合作農場」，滿着自耕農將土地和財產入股，發給入股農民一紙「土地證券」，實際上是將農民土地所有權化爲烏有。

美帝加強侵略我國西部
勘測資源，從事秘密軍事活動

（新華社陝北二十一日電）據各方報導：美國帝國主義正加強對中國西部侵略活動。由美國各種技術專家十餘人及駐華美軍顧問團人員組成的所謂「探險隊」，日內將乘坐兩架由轟炸機經過特別改裝的飛機，以成都及蘭州爲中心，向青海、西康等地進行勘測活動。主持此舉的美國技術專家雷諾及華錫朋已於十九日抵滬轉寧，其他人員日內亦將由美飛華。一般認爲此與美蔣正在華盛頓及南京所進行的新貸款談判有關。美帝此舉目的，在勘測中國西部資源，及從事其他秘密軍事活動。

公主屯就俘蔣匪師長
供認蔣賊必敗

（新華社東北前綫電）東北解放軍某部指揮員，九日在駐地召見公主屯大捷中放下武器的敵四十三師師長留光天（前誤爲苗光天）等。留光天敘述被俘時的狼狽情形說：七日清早，當解放軍向文家台猛烈砲轟時，他們的指揮部頓時陷入混亂，他和同在一個村裏的軍部聯絡立告斷絕，軍部不要師部，師部也不去找軍部，各自驚慌失措，只顧逃命。解放軍攻進了村莊，他當時曾想用貴重東西收買解放軍戰士放走他，但戰士們都嚴厲拒絕，可是對他卻絲毫未加侮辱，他非常感謝解放軍的寬大。提起內戰前途，留表示早已失掉信心。並說：中國老百姓都反對蔣介石賣國內戰，我們也同陷蔣區人民饑寒交迫，到處掀起反蔣鬥爭，只此一點，就可看出蔣介石必敗無疑。

蔣特王少奇自動坦白
痛述從前反革命罪行

（新華社東北二十四日電）年前十二月曾在哈爾濱解放軍官團反蔣大會上自動坦白的蔣匪東北軍統局第一三四號特務王少奇，頃在此間東北日報「解放軍人」欄發表「我的自白」一文，痛述其從前反革命種種罪行。該文首述其爲河北深縣人，曾在通縣潞河中學讀書，一九四四年正式參加蔣匪特務組織。日本投降後，被派赴瀋陽、錦州一帶活動。繼敘述其深入我軍種種罪行稱：「我乘機混入民主聯軍，在彰武、阜新一帶，我又收買了楊航北、裴振武兩個騙子，我們在部隊裏秘密進行各種反動的宣傳。過後，政委發覺我經常蓄意破壞，把我送到軍區教導隊去學習，但他還不知我是特務，臨走時，還對我說，你的思想比較落後，要好好的學習。我到了教導隊後，依然進行活動，並且我又認識了一個三青團的特務劉亞亭，我們兩個便合作一起，時常藉聽幹部開會和偷盜重要文件，如部隊工作計劃和半月的口令等，都偷出來過。」「有一次，劉亞亭勾結了匪首張桐軒（蔣匪會委爲軍長）來襲擊民主聯軍，我們準備作內應，但蔣匪在半路遭民主聯軍伏擊，整個被殲，因此，我們的計劃流產了。此後，劉亞亭謀刺政委，事不成，被捉，我因爲怕牽連，就化裝偷偷的溜了小差，逃出解放區。」一九四六年五月，他逃到錦州後，又被派往瀋陽受訓。他在瀋陽，奉命以美製炸藥，在飯館暗殺了一個陳姓的民主人士。害了以後，還說此人係在飯館「患虎烈拉」而死，讓警察封閉了那些飯館。

他敘說在瀋陽受命破壞工人增資要求及進行無恥反蘇陰謀情形稱：「六月間，瀋陽鐵西汽車工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廠長報告（蔣匪）長官部，說工人裏面有共產黨活動，我和一三七、一三八號等七人被派去調查，我們混進工廠，查了幾天，毫無頭緒。我們爲了交代公事，就在一個夜裏，乘人不備，打了幾槍，工人們驚慌地跑出來，於是我們誣陷工人企圖暴動，便捉了十九個工人，送到（蔣匪）長官部，後來聽說把他們當作共產黨辦了。」

在瀋陽，軍統局還進行破壞中蘇邦交的陰謀，故意虛構事實，散佈謠言，挑撥是非。「有一次，我和一三七、一三三號跟踪一個蘇聯人，走到和平公園附近，見那人與另外一人竊竊私語，我們以爲行蹤可疑，立即撲上前去，原來兩人是染色的，大鼻子也是裝上的，再三詢問，原來同樣是軍統局的特務，專門化裝成蘇聯人，做出許多壞事，藉此來破壞中蘇邦交。第二天，報紙上用大字標題登着一段新聞，說蘇聯間諜在和平公園附近活動，企圖暗殺我某高級長官，幸爲我偵緝隊員發覺，經猛烈戰鬥後，終將其擒獲云。」

同年秋後，他調至新編第三師，被派往彰武，招募新兵，勾結蒙匪，破壞內蒙人民自衛軍，陷害我民主政府縣區幹部，曾有一個區政委被他捕捉，送往瀋陽集中營。解放區魯北（熱河開魯北）新設縣縣長亦會爲其設伏俘虜，後被解放軍救出。東北蔣匪軍事當局爲掩飾其軍事失敗，進行欺騙宣傳，會強迫被抓來的新兵承認是被俘的民主聯軍，他寫道：「瀋陽（蔣匪）長官部曾不斷向南京捏報俘虜八路軍幾百幾千，（蔣匪）國防部派人點檢之前，（蔣匪）長官部就派人對新兵說：你們想穿美式軍裝吧？你們想吃大米白麵吧？點檢委員來時，只要你們承認是八路俘虜，一切全可解決。這些新兵如同囚犯，他們敢說個不字嗎？點檢委員來了，新兵便要隊高呼我們是投誠過來的，我們是被俘來的。三個假俘虜部隊事後被（蔣匪）國防部編爲青年訓導總隊，這批新兵有了兩個番號，一方面屬於暫三師，同時又是訓導總隊，每月造兩份名冊，領兩份薪餉，但這些新兵依舊是穿不上吃不上。」

王少奇深恨其以前種種反革命罪惡事情，他在文章結尾說：「我作了這許許多多的反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現在想起來，眞是死有餘辜，但想不到我幸運的獲得了民主聯軍的解救，並教育了我，使我認清了自己過去的罪惡。」